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三十五回 元帥兵陷苦株灣 眾俠同心歸齊國

詩曰：老將西征膽氣雄，旌旗蔽日馬嘶風。  
長驅勦卒如貔虎，藐視英豪似稚童。  
計墮受圍幽谷內，兵窮鞅望邃林中。  
結姻靖國降三傑，轉敗為功拜九重。

話說繆一麟被孔鰲砍中馬首，立地步戰，漸漸勢危。卻好杜伏威一馬飛到，衝開將士，救出繆一麟，直取孔鰲。孔鰲不敢交鋒，撥馬便走，官軍四散奔逃。繆一麟換了戰馬，同薛舉杜伏威一齊率軍掩殺，殺得孔鰲頭盔倒掛，弓箭皆落。正進退無路，幸遇先鋒嚴敬軍馬已到，救了性命。嚴敬接住杜伏威，兩下混殺一場，俱各收軍回寨。

嚴敬救得孔鰲，到段元帥寨內來。段韶發放回營，又著醫生調治馬信金瘡，查點陣亡軍士，折有七千餘人。段韶大怒，恨道：「齊穆小畜生，不諳軍務，恃匹夫之勇，輕敵取敗，折了許多軍士，自又遭擒，喪盡銳氣。若不勦除賊寇，難回京都見皇上之面。」即傳將令，差先鋒嚴敬次日帶領步軍二萬馬軍一萬，衝突前鋒。又差趙銀領軍一萬為左翼，洪修領軍一萬為右翼，辰時取齊進兵。段韶在後督陣，拔寨都起，誓擒此賊，方許回軍。將令一出，三寨軍兵各各打點次日出戰。正是：

一更傳號令，將卒要齊心。  
二更刁斗響，專防賊劫營。  
三更星月冷，喝號與提鈴。  
四更齊束甲，嚴壯準備行。  
五更皆造飯，平明大出兵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杜伏威得勝回寨，查訥分付，將齊穆且收入陷車監禁，教軍士看守，好好待之。就在寨內殺牛宰馬，設宴慶賀，犒賞三軍。杜伏威和查訥等商議：「今此一戰，挫動彼軍銳氣，既擒彼將，軍師不殺，是何主意？」查訥道：「今日不斬齊穆，也為著張將軍親事，就中用計，緩急可圖，故留此人，以待後用。」杜伏威等同道：「軍師所見，非常人所知。」查訥又道：「段韶見我們擒了副元帥，必然激怒，明日決起傾寨軍馬來了，某聞段韶素有謀略，非齊穆可比，明日軍勢正銳，不可交鋒，緊閉寨門，暗伏弓弩防備，數日之外，待其少懈，如此如此用計，何如？」張善相拍手道：「軍師妙計，人不能及。」當日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官軍先鋒嚴敬領馬步軍三萬，一直梢到杜伏威寨前，不見動靜，就逼寨空闊處排下陣勢，吶喊挑戰。次後左右二翼洪修趙銀軍馬都到，與嚴敬相見。嚴敬道：「賊寨內不發一卒，未知虛實如何，不敢太逼。」趙銀道：「小將二人在此拒住，先鋒可稟知元帥，再行征進。」嚴敬慌忙到後軍，見了段韶，備言其事。段韶道：「賊軍不出，必有詭計，不可輕動，墮其計中。汝選三千精銳馬軍，逕衝賊寨，若有變動，隨即進兵。若賊寨安然不動，不可妄進，只可擂鼓挑戰，待其軍出，然後交鋒。」嚴敬領了將令，到前軍選精壯久戰馬軍三千，擂鼓吶喊，直衝到杜伏威寨邊。只見緊閉寨門，寂然不動。自己吶喊到午，亦無動靜，又不敢衝殺入去，馬軍暫且退後。嚴敬又教步軍裸體辱罵誘戰，至晚，只得收軍回寨，稟覆段元帥，元帥今夜問謹守鹿角，以防劫寨。

次日，段元帥又差嚴敬引軍搦戰。自早至晚，緊閉不出，嚴敬又只得空回。一連三日，按兵不動。段韶和諸將商議，躊躇不決，分憂悶。忽見巡哨牙將報入中軍，口稱有機密事稟知。段韶喚入帳下問之，那牙將道：「末將昨夜帶數千小卒，巡哨至東南僻路一土山之上，遙見樹林中有旌旗搖動，軍士絡繹不絕。又見本村百姓，東奔西竄。小將拿住問時，都說杜伏威乏糧不戰，只待黃昏，帶領軍士近村擄掠，殺害百姓，因此人皆逃竄。小將探得此消息，特來稟元帥爺。」段韶道：「賊非無糧不戰，必有詭計，今夜再去哨探來報。」牙將領了將令，當夜又差精細軍校，分頭往村哨探。次早回覆，都一般說，鄉村百姓遭害，賊黨到處，雞犬不留，擄得些少糧食，止數營中一日之費，因此日搶日喫，無心對敵。段韶心中暗想：「此等烏合之眾，以劫掠為生，或者糧草不敷是實，不趁此時破之，更待何日？」暗傳號令，差先鋒嚴敬領馬步軍二萬，申時動身，往西北村一帶幽僻去處埋伏，但遇賊軍擄掠，鳴金為號，盡數勦除，得賊首者為上功。嚴敬得令，整頓軍馬去了。又分付心腹牙將分頭把守二寨，自帶趙銀洪修二將，馬步軍二萬，申時起馬，往東南一帶僻靜鄉村去處埋伏，等候捉賊。

卻說嚴先鋒領軍馬往西北上來，到一個去處，高山峻嶺，樹木叢雜。問土民，說是地名虎嘯崗，此正是強盜劫糧草聚會之處。嚴敬聽了，分付眾軍各處埋伏，只聽鳴金為號，會合殺賊。看看天色晚了，黃昏時分，嚴敬和一班牙將，立在虎嘯崗山頭觀望，見遠遠頭頭起處，火把亂明，有一二千強盜提鎗執棍，背駝包袋，喊笑而來。嚴敬忙鳴金聚眾，拍馬下山來擒這夥賊。那一二千人見鐘聲響，追兵齊集，都棄了包裹糧食，打黑火把，盡奔東山凹裏逃竄去了。官軍一齊來搶糧食，嚴敬禁止不住。又見西山凹邊，有千餘人，皆駝包裹，手執器械火把，大喊而來。嚴敬喝道：「兀的不是劫賊來也！」忙催軍士趕殺，俱丟下包裹，打黑火把，亂紛紛走了。嚴敬拍馬催軍追趕，未及半里，又見一夥強人衝道而來，慌忙殺時，卻又四散去了。此時已是更盡，嚴敬分軍四圍趕殺，奈何路徑不熟，又是崎嶇山路，追趕了兩個時辰，遇著數夥強人，都皆走了，不曾殺得一個。

嚴敬心焦，領軍殺過虎嘯崗西首餘里，已是半夜，地名鐵繁嶺，卻是一條小路，兩邊都是蘆葦沙地。嚴敬勒住馬看了一會，喝軍馬不可前進，且回舊路。話未完，只聽得一聲砲響，如半空中打下一霹靂，驚得嚴敬等手足無措。抬頭一看，四圍蘆葦盡皆火燒。此時正是初冬天氣，西北風甚急，火趁風威，燒得遍地通紅，如同白晝。官軍被火所逼，煙霧騰空，立腳不住，各顧性命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。嚴敬挺鎗躍馬，冒煙突火而走。不上兩箭之地，聽得砲響振天，鼓聲動地，山凹內突出一員大將，錦袍金甲，白馬長鎗，喝道：「嚴敬中吾之計，杜爺在此，下馬納降！」嚴敬並不打話，挺鎗就刺，二將交鋒。只見漫山遍野皆是軍馬。殺得官軍星落雲散。嚴敬膽怯，奪路而走，杜伏威亦不來追趕。

嚴敬回頭看部下，只有數箇軍士，兩個健將隨著。嚴敬問道：「這條山路，可以到得大寨去麼？」健將道：「此路寂靜，無人攔阻，且從此撞出去，再尋歸路。」嚴敬聽了，拍馬先走。行無半里，聽得鐘聲振地，喊聲起處，嚴敬戰馬早被絆倒。樹林中走出三五百壯士，將嚴敬健將等盡皆捉住，不曾走了一個。背剪綁了，解入大寨來。有詩為證：

按劍挂征袍，將軍膽氣豪。  
今為階下虜，悔不熟龍韜。

此時杜伏威大勝一陣，嚴敬部下二萬軍士，大半被傷，小半走脫。

再說段元帥和趙銀洪修二將，部領二萬精兵，往東南村來，到得時已是黃昏。段韶將軍士分為隊，遍處埋伏，等候捉賊。自領一枝兵，到一土山邊，四面看時，卻無樹木，光蕩蕩的一座土山，山上有一座土地廟。段韶叫軍士入廟搜檢，並無一人，就在廟裏坐地，軍士埋伏廟之左右。候至更盡，軍士報山下西南火光中是一夥劫賊來也。段韶慌忙上馬，果見山下三百餘人，手執器械，點著火把，推著三四輛車子，唿哨而來。段韶指麾眾軍吶喊，殺來山下。那三百餘人棄了車子熄火把，四散走了。又見西北首也有三四百人，推著車子走來。官軍趕殺時，卻又四散去了。頃刻之間，有數隊軍士，推著車子，逕到土山邊，卻又走散。段韶看了一會，猛然省悟，跌腳道：「誤中賊人詭計了！」分付軍士不可妄動，動者立斬。排成長蛇陣，一字兒列在土山之下。軍士立腳未定，四下鼓聲震天，火光競起，喊聲大振，軍馬不知其數。火光中見馬上坐著三員少年大將，正是薛舉繆一麟查訥，指點眾軍，四面遠遠把土山圍了。只聽得一聲梆子響，箭如雨發，那數處糧車，箭到盡處皆火著。原來車中俱是硫黃焰硝引火之物，火箭到處，焰騰騰火勢冲天，風煙亂捲。段韶在土山上驚得魂飛魄散，無計可施。三千軍士與數箇護身健將，俱被火逼得沒處安

身，著箭死者甚多。只聽得一片聲喊叫道：「不要走了段元帥！」段韶和健將道：「勢已危迫，不如拚死冒火殺下山去，決一死戰！」一個健將應道：「賊兵甚眾，火勢正炎。若殺下山去，必然有失。小將看西北角上火勢稍緩，賊軍略稀，山坡下又有一條白路，不如從此處殺下去，方有活路。」段韶依言，挺身一馬當先，健將軍士隨後，俱拚命併力殺下西北角來。山坡下百餘個壯士攔路，段韶大喝一聲，挺鎗拍馬，殺散眾軍。下得山坡，又是一將攔住，卻是薛舉，手挺畫戟喝道：「段元帥何不早降！」段韶大怒，放馬就戰。戰了數合，薛舉賣一破綻，撥轉馬放開一條大路。段韶拍馬衝過，奔山徑而走，只帶得千餘軍士，數箇健將，其餘盡被薛舉軍馬擋住，降者甚多。段韶奔入山徑，走無數里，抬頭一看，只叫得苦！

原來這去處地名苦株灣，是一個死坳裏。從土山邊進來，只有得這一條路，兩邊都是崇巒峭壁，前面又是一帶大闊溪，並無船隻，止可進來，不能出去。段韶在月光下見了大驚，慌忙回馬，不期路口已壘斷，外有軍馬重重壘壘把守定了。正是羊觸藩籬，進退無路。當下只得和軍士團團屯紮，嘆氣道：「一世英名，不期喪于此地！我死不足惜，可恨誤卻朝廷重托，遺憾九原。」眾軍健道：「元帥休慌，權且捱過今宵，明日我等打探，再尋生路。」各喫些隨行乾糧，揀空闊處暫且歇馬將息。卻說趙銀洪修和七個總管，帶領九隊人馬，分頭埋伏擒賊。不期處處俱有伏軍，暗弩陷坑，大半皆被擒捉，止有趙銀逃得性命。

原來這一條計策，喚做調虎離山之計，都是查訥軍師和張善相兩人商議定下的。段元帥是馳名的一員老將，萬夫莫敵，軍馬精壯，若與盡力相持，必致有傷。只教軍士故意到鄉村鎮市，遍處搶劫，引誘敵軍。打聽得段韶部領軍馬到東南村來，嚴敬軍馬到西北村去，都預先埋伏兩處軍士等候。段韶嚴敬果中其計。當夜要擒段韶亦是容易，只為惜著張善相親事，查訥分付薛舉，臨戰不可相逼，放開一條生路。火車火箭，只遠遠圍住施放驚他，趕段韶入了苦株灣，慢慢又做區處。有詩為證：

軍師妙算果通神，變幻風雲計畫深。

少女不因成契合，老夫應亦被人擒。

此時天色已明，杜伏威軍馬得勝奏捷回寨，眾將士各自獻功。杜伏威一一論功犒賞已罷，將嚴敬洪修等同齊穆一處監禁，降軍萬數編入隊伍，大排筵宴，弟兄們慶賀功勳。杜伏威道：「查近仁妙算入微，有神出鬼沒之機，吾之孔明也。」查訥笑道：「微末小計，何足為奇！今夜之戰，只為張將軍姻事。如今把段元帥困在苦株灣，插翅亦不能出，明日釋放齊穆嚴敬洪修三將，以禮相待，洩三人為媒去見段元帥，求其令愛琳瑯小姐完張將軍這段姻緣。若彼慨然應允，必先送女完親，方放他出谷，兩相和解以待天時。如其推托，只消數日，必餓死于山徑間矣。」張善相拱手稱謝。杜伏威薛舉擊桌歡笑，喜不自勝。當日席散。

卻說趙銀與逃回軍士棄了三箇寨柵，奔入城內，對和太守說知此事。和用行大驚道：「段元帥被困，吾等休矣！只索嚴督軍士謹守城池。」杜伏威次早在中軍安排筵席，一面差將校到監，取出擒將齊穆嚴敬洪修三人相見。齊穆等見有令箭來取，都嘆氣道：「我等今番休矣！」只見來人傳令，盡去綁縛相見。三人不知是何緣故，只得隨著將校入中軍帳來。查訥見了，喝軍校捧過冠帶錦袍，替三人穿戴了。杜伏威薛舉張善相繆一麟等，一齊迎入中軍行禮，分賓主而坐。齊穆道：「某等被擒之人，將軍不加誅戮，已為萬幸，何故待此重禮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杜某弟兄三人，因朝廷昏亂，百姓倒懸，起義兵除暴安民，非為私也，義氣深重，故爾豪傑同心，公等皆朝廷大臣，不忍加害。今有一事，敢煩齊元帥和二位將軍一臂之力，不識可乎？」齊穆三人齊躬身道：「某等蒙將軍不殺放回，就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，不知將軍有何使令？」杜伏威指著張善相道：「此位張將軍，字思皇，是吾弟也，幼年曾聘段元帥次女琳瑯為室，不期段韶那廝倚貴欺貧，負盟悔約，今已被吾用計困于苦株灣內，死在旦夕，看張三弟姻事之面，不忍加害，敢煩三位將軍，權為媒妁，以畢良姻。如段元帥慨然聽從，則佛眼相看，將擒獲軍士器械盡數交還，我等撤圍而退，兩下罷兵，若段公推阻不從，休想再得生還。煩公等善言贊助，必當重酬。」齊穆三人同聲道：「這親事管取在某三人身上，好歹成就，以報將軍大德。」杜伏威大喜，開筵相待，互相勸酬，並大吹大擂，盡歡暢飲，直至日暮。

齊穆道：「某等承將軍厚情，叨此盛宴，已酩酊矣。恭承所命，即便告行去見段元帥，將張將軍親事講成，然後再領盛情。」查訥道：「得齊元帥慨然，深感厚意，權且散席。」送出寨門，叫軍士牽過駿馬三匹，請齊穆嚴敬洪修上了馬，作別而行。

卻說段韶當夜困在苦株灣，四圍觀望，無路可通。見西南是一條闊溪，心下想道：「這就是一條活路了，明日令能慣水軍士沒過對岸去，求取救兵，或可出此重圍。」次日天明，只見對岸旗幟飄揚，已有重兵守把，心下大驚。正在納悶之際，軍士報山嘴邊又有一隊軍馬來了。段韶急整兵馬，正欲迎敵，近前來只得三匹馬，卻是副元帥齊穆先鋒嚴敬總管洪修，見了段韶，一齊下馬。段韶又驚又喜道：「三位已遭賊擒，為何得到此間？」齊穆等頓首道：「某等三人，仗托令愛覆庇，得留殘喘，不然已為泉下之客。」段韶默了半晌，問：「此話卻從何來？小女在敝宅深閨之中，焉能救得三公性命？」齊穆道：「有一段情節奉告。聞令愛小字琳瑯，今庚一□六歲，果然是否？」段韶點頭道：「果是，公何以知之？」齊穆道：「某等遭擒囚于陷車之內，今早忽傳令箭，取我三人入中軍。某等自諒決死，不期杜伏威等一班將錦袍冠帶加我等之身，遜某三人帳中上座，大排筵席款待，酒席間，談及令愛親事。座中一少年將軍，生得面如冠玉，相貌清秀，姓張字思皇，說是令坦，幼年曾納禮，聘第二位令愛琳瑯為室，不料元帥恃貴欺貧，悔了親事。目下起軍發馬，也只為著這一段姻緣，以致如此。杜伏威說，若不看小姐之面，我等俱為齏粉，就洩某三人為媒，求令愛與張君完此舊好。元帥若慨然允諾，即時放出，送還軍馬器械，罷兵休戰。若再執迷，決不干休，定交寸草不留。如今沒奈何了，段老爺，救命的段菩薩段父母，看生靈百姓分上，送令愛小姐與那廝做親，全國家大事，救我等性命，實乃萬代再生之德。」嚴敬洪修俱磕頭禮拜，懇求道：「小姐完親，上全國家之事，下救數萬生靈，未為不可。」

段韶聽說大怒，氣得目瞪口呆，手足俱冷，道：「鼠賊以此挾我乎？誓不俱生！」閉目坐了一會，嘆口氣道：「罷，罷，拚此一老朽一命，以報皇上知遇之恩。大丈夫視死如歸，豈有堂堂大臣，與賊人結親之理！」有詩贊曰：

節義稜稜，綱常秩秩。

豪氣凌雲，精忠貫日。

齊穆又勸道：「事已至此，無如奈何，只得從權罷了。比如元帥為國而死，乃臣子分內事，死何足懼！但無益于國家，徒招禍害，殺戮生靈，干戈不得寧息。倘賊黨得勝，以數千亡命之徒，圍住貴宅，豈有放過令愛之理？令愛果能死節而亡，足繼元帥忠烈之志。倘或屈身從賊，玷辱清名，豈不成一場話柄？元帥上不能為朝廷掃除賊寇，自經于溝瀆之中，下不能保守身家，使妻女陷于賊人之手，徒然一死，無益于事，為今計，不若將小姐暫許賊人，勸其歸服，亦是為國忘家之心，不失濟變之哲，忠臣之所潛心，智士之所獨斷，豈不聞漢元帝以王嬙和番之事乎？堂堂大國之君，且不以此為辱，只為宗廟社稷計耳，元帥還宜三思。」段韶低首不語，半晌道：「齊元帥所言，雖似有理，但有三件事，賊人若允，即送小女成親。如其不然，寧死而不辱！」齊穆道：「是那三件事？乞元帥明示。」段韶道：「第一件，小女琳瑯，實未曾受聘，賊所言皆虛謬也，某昔日征海外諸國，服六□四島蠻夷，盡來朝貢方物，一國極遠，去古城國三萬七千里，土產香玉，進貢之餘，亦貢老夫玉人一雙，一男形，一女身，精工奇巧，其香特異，老夫攜回家下，次女琳瑯愛之，老夫就與了他，不意數月之前，失去女玉人一個，杳然無覓，小女以此得病未痊，如今張郎欲求親事，我聞其深通奇術，必須覓得這女玉人來配，以完雙璧，方可成就。第二件，必要張郎先來拜見，我觀其材貌，果足相當，不辱門楣，方纔事妥。第三件，更是要緊，吾等奉命出軍，不能勦除賊寇，反遭詭計陷害，逼勒成親，一死尚不足償敗軍之罪，況與結親，則為通同謀叛矣，不惟貽譏千古，抑且取禍目前，若賊人要娶吾女，必須卸甲投降，隨我至京，面聖封官，奏過聖上，然後成親。若能依此三事，我亦不惜一女。不然，寧全家盡斬以報國，任君等與賊行事也。」

嚴敬洪修俱拱手道：「足見元帥慷慨全忠之大節。某等三人去見杜張二人，若能從元帥三事之命，不必言矣。如其不然，某等亦願與元帥同死于此，盡臣子之道，豈肯婢膝奴顏，以事賊耶？」段韶大喜道：「先鋒此言，方合吾意。三公早去早來，吾拔劍以待死。」齊穆嚴敬洪修別了段韶上馬，逕到杜伏威大寨來，杜伏威迎入帳中坐定。杜伏威道：「適煩三位將軍所言親事，可曾諾否？」齊穆將段韶言語，並要從三事之情，備說一遍。

杜伏威笑道：「第一件要張三弟玉人為聘，此事最易。這玉人張三弟藏之已久，今獻與段元帥為聘物，正合前盟。第二件既結絲蘿，未有翁婿不相識面者，亦宜拜謁。但第三件實難從命。我等起義兵以來，所向無敵，何等自在！乃大海之龍，沖天之翼，任吾放蕩，不受樊籠。今一歸服，便要拘束，倘君心變，死無地矣。」齊穆道：「某久聞諸位將軍大名，馳于四海。朝廷用人之際，若得眾將軍歸服，必授顯官厚祿，豈有加害之理？某等三人，願以全家之命，保將軍等安若泰山。」查訥道：「齊元帥與二位將軍暫退，待吾等商議定了再報。」齊穆等退入後寨。

杜伏威道：「查近仁有何高見？」查訥道：「某雖不才，叨元帥與諸位將軍陶鑄，頗知天文星象之理。每於清夜仰觀，足知天下變亂之故。紫微星昏而無光，直待五□年後，方有真命者出，以定天下。目今朝廷與陳，周二國，不過是紫微駕下列宿而已。杜元帥與我等輩，又為次之，欲取天下，不合天時，甚為難事，自古道：成則為王，敗則為寇。今齊後主雖非真命，而高歡父子相承，恩及百姓，地廣民稠，一時未可覬覦，只可暫相依附。不如且將計就計，曲從段韶之言，解甲休戈，受了招安。一來歸服齊主，取功名于正路，身居榮顯，名垂竹帛，亦是風雲際會之時，不可錯過。二來為張將軍完此姻親。諸君所慮者，朝廷有變耳，以愚度之，決無害也，當今後主株守西北之地，陳周二國屢相侵擾，是為強敵在外，國家又連年歲歉，國用不支，敵擾于外，兵疲糧盡于內，自救不暇，焉能害人？若得我等相助，如困龍得水，枯木逢春，欣喜無限，有何慮哉？區區愚見若此，乞大元帥諸位將軍酌之。」杜伏威薛舉張善相齊道：「近仁之言，確乎不可易也。只索歸服，不必多疑。」查訥又道：「今當先以黃金千兩、異錦千疋、白璧二雙、明珠八粒為聘，先令齊元帥洪總管送與段元帥處，行納采請期之禮。次後張將軍即便加冠，令嚴先鋒陪至苦株灣拜謁岳翁，就達歸降之意，併獻玉人。我寨中一壁廂整備筵席，再差將官邀請段元帥並眾將到寨飲宴，再議朝京。」杜伏威一一依查訥所議。

次早，備牲禮祭獻天地。張善相冠帶畢，請齊穆等三將到中軍，杜伏威備說段元帥三事，我等一一皆依，不敢違命。齊穆大喜道：「將軍若能如此，乃留侯之從漢高，吳漢之歸光武，不惟貴顯終身，還得名垂不朽，可欽可敬！」杜伏威道：「張將軍親事，全賴元帥二位將軍贊襄之力。今有菲薄聘儀納采請期，煩勞先送上段元帥，轉達愚弟兄微忱。少刻勞嚴將軍陪張新郎即來拜見岳丈矣。」齊穆道：「不須將軍費心，某等必當盡心為之。」杜伏威差健將八員，隨齊元帥送禮到苦株灣內，來見了段韶。齊穆備道其事，送上禮帖。段韶笑道：「諸少年既識大義，歸服朝廷，便是一家人了，受之何害？下官豈惜一女，但不知張郎人物何如，學識何如？」齊穆道：「張郎人材，自不必言，且洞識天文，深明韜略，少刻即來拜謁元帥矣。」正說間，將校報道：「山口有數騎擁一少年大將來到。」齊穆看時，卻正是張善相，帶著錦衣武士，蜂擁而來。齊穆對段韶道：「此正是令坦腹東床。」段韶舉目看那少年將官，但見：

長軀秀骨，白面重頤。目如點漆，唇若塗硃。頭戴束髮金冠，足登挽雲珠履。身穿繡文龍錦大紅袍，腰繫雕鳳穿花白玉帶。騎一匹追風趕電五花馬，拿一條四絡攢絲豹尾鞭。果然風流不下周公瑾，儼儼還如呂奉先。

段韶看了，心內大喜。有詩為證：

遙瞻來將真都麗，善武能文多才技。

裘馬翩翩美少年，這回不負風流婿。

嚴敬同張善相來到面前，張善相跳下金鞍，納頭便拜道：「張某蓬茅下士，山僻村夫，無知妄作，冒犯虎威。蒙岳丈天恩寬宥，謹拜尊顏，不勝惶悚。」段韶答禮道：「久聞足下大名，果然才貌雙絕，雖是一念之差，且喜改邪歸正，隨我回朝，富貴永保。」張善相拜罷，袖中取出羊脂白玉美人一枚，雙手獻上。段韶接了看時，與那失去的玉人無二，暗暗驚異，笑道：「天賜姻緣，夙成兩美，今得賢婿如此，不惟小女終身有托，亦不負老夫向來擇婿之心。」張善相頓首稱謝。少頃，數員將官飛馬而來，稟道：「杜薛二元帥排下筵宴，專候元帥翁赴席，送上請書。」當下段韶、齊穆、洪修、嚴敬、張善相眾人一齊上馬，帶領部從，出了山口，迤邐行來。正是：

殺氣轉為和氣暖，愁顏相逐笑顏開。

不知後會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